

第八卷(2007)第一册

哲學門

总第十五辑 Vol. 8 No.1, 2007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论坛 古希腊哲学与西方思想传统

- 先 刚
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
- 聂敏里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合论
- 章雪富
斯多亚主义论 *ti*
- 谢文郁
恩典真理论：从《约翰福音》
看希腊哲学和希伯来文化的真理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八卷(2007)第一冊

总第十五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总第十五期)/赵敦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301-12739-1

I. 哲… II. 赵…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1343 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十五辑)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 主编

特邀编辑: 黄伟虎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739-1/B·07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22.25 印张 352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主 编：赵敦华（北京大学）

编 委（按姓氏拼音为序）：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

陈鼓应（台湾大学）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

陈 来（北京大学）

陈晏清（南开大学）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

丰子义（北京大学）

傅汉斯（德国图宾根大学）

傅有德（山东大学）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

郭贵春（山西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韩 震（北京师范大学）

何怀宏（北京大学）

黄 勇（美国库兹大学）

焦国成（中国人民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黎红雷（中山大学）

李晨阳（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四龙（北京大学）

林镇国（台湾政治大学）

刘壮虎（北京大学）

楼宇烈（北京大学）

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

庞元正（中央党校）

普兰丁格（美国圣母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孙正聿（吉林大学）

万俊人（清华大学）

吴国盛（北京大学）

叶 朗（北京大学）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

俞吾金（复旦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张一兵（南京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赵家祥（北京大学）

钟鸣旦（比利时卢汶大学）

佐佐木力（日本东京大学）

特约编辑:

吴 飞 (北京大学)

通讯编辑: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 晖 (复旦大学)

宣 方 (中国人民大学)

唐文明 (清华大学)

龚 隽 (中山大学)

王志成 (浙江大学)

杨维中 (南京大学)

徐 弢 (武汉大学)

刘宇光 (香港科技大学)

孙卫民 (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

石立善 (日本同志社大学)

吴 敏 (美国哈佛大学)

李麒麟 (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

助理编辑:

单提平 王 珏

徐思源 雷思温

孟庆楠 王 轶

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

邮箱: journal@phil.pku.edu.cn

主页: <http://www.phil.pku.edu.cn/zxm>

哲學門

第八卷 (2007) 第一册

目 录

论坛 古希腊哲学与西方思想传统

- 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 先 刚(1)
-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合论 聂敏里(27)
- 斯多亚主义论 *ti* 章雪富(49)
- 恩典真理论
- 从《约翰福音》看希腊哲学和希伯来文化的真理问题
- 谢文郁(61)

论 文

- 《佛祖统纪》诸文本的变迁 [日]西胁常记(93)
- 佛教与数论派轮回观与解脱观的思想探究 杨翼风(113)
- 儒家背景下的美德伦理学:关于自我问题 鲍立德(129)
- 明末天主教徒群体交往与身份意识:
- 以李九标与《口铎日抄》为中心 肖清和(155)
- 《群魔》中的基督肖像 洪 亮(175)
- 后期海德格尔的神圣探索路径
- 从存在到最后的上帝 林子淳(201)
- 论自由主义 王海明(221)

评 论

-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的分析性概念的分析 叶 闯(241)
-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与易学体用论 赖贤宗(271)

学术动态

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努力推进哲学繁荣

——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杨学功 郝 戈(295)

书 评

戴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 章 林(307)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 高书文(310)

齐思敏:《物质道德:古代中国的伦理和身体》 董铁柱(317)

瓦格纳:《语言、本体论和中国政治哲学

——王弼对玄学的学术性探究》 蒋丽梅(322)

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 许家星(327)

李煌明:《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 杜以芬(333)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李 鹏(336)

书 讯

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的中国古代哲理》 (25)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26)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 (26)

亚瑟·伯林戴尔·凯思:《印度逻辑和原子论:对正理派

和胜论的一种解说》 (60)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 (91)

陈嘉映:《科学 哲学 常识》 (128)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 (128)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 (173)

J. G. 弗雷泽:《金枝》 (173)

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 (174)

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174)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ephy (347)

Contents

Forum Greek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 of Western Thought

Plato's Teaching of Dualistic Principle	Xian Gang(1)
On Aristotle's Ethics and Politics	Nie Minli(27)
The Stoics on <i>ti</i>	Zhang Xuefu(49)
The Concept of Redemptive Truth: A study of Truth in the Hebrew Culture through the Gospels according to John	Xie Wenyu(61)

Articles

Vicissitudes among Various Texts of the <i>Fozutongji</i>	Nishiwaki Tsuneki(93)
A Study of the Thoughts of Rebirth and Freedom in Buddhism and Sāmkhya School	Yang Yifeng(113)
Virtue Ethics in Confucian Context; The Problem of the Self	Richard D. Power(129)
The Group Associ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s in Late Ming Dynasty; Focused on Li Jiubiao and <i>Kouduo Richao</i>	Xiao Qinghe(155)
Christ's Image in <i>The Possessed</i> of Dostoevsky	Hong Liang(175)
The Search of Deity in Late Heidegger; From Being to the Last God	Lin Zichun(201)
On Liberalism	Wang Haiming(221)

Review Articl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Analyticity" in Quine's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Ye Chuang(241)

Cheng Zhongying's Onto-Hermeneutics and the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n *I Ching* Lai Shen—chon(271)

Academic Information

Carry out the Guideline of " *BaiHuaQiFang, BaiJiaZhengMing* "

Earnestly, Endeavor to Promote the Flourish

of Philosophy Yang Xuegong, Xi Ge(295)

Book Reviews

Dai Hui: *Nietzsche's Zarathustra* Zhang Lin(307)

Hall, David L. & Ames, Roger T: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Gao Shuwen(310)

Mark Csikszentmihalyi: *Material Virtue: 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 Dong Tiezhu(317)

Rudolf G. Wagner: *Language, Ont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 Jiang Limei(322)

Yang Zhucai: *Suzerai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A Study*

on Zhou Dunyi's Philosophic Thinking Xu Jiaying(327)

Li Huangming: *The Subject of "Confucious and Yan Hui's*

Happiness" in Neo-Confucianism during Sung

and Ming Dynasties Du Yifen (333)

Chen Suzhen: *Politics in Han Dynasty and the Stud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Li Peng(336)

New Books

Zhang Xianglong: *The Refuge of Thoughts: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Doctrine Being Globalized (25)

Robert Nozick; <i>Socratic Puzzle</i>	(26)
Andrew Dickson White; <i>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i>	(26)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i>Indian Logic and Atomism; An Exposition of the Nyāya and Vaiṣeṣika Systems</i>	(60)
David S. Nivison; <i>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	(91)
Chen Jiaying; <i>Science, Philosophy, Common Sense</i>	(128)
Friedrich Nietzsche; <i>Untimely Meditations</i>	(128)
Huang Huaixin; <i>The Collection and Commentary of Yi Zhoushu</i>	(173)
James Frazer; <i>Golden Bough</i>	(173)
B. Slawin; <i>On the Solid Thoughts of Karl Marx</i>	(174)
Kojin Karatani; <i>Karl Marx; the Heart of His Possibilities</i>	(174)
Dao; <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i>	(347)

哲学门(总第十五辑)

第八卷第一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

先 刚

提 要:柏拉图的理念因其多样性和层次之分而不能成为柏拉图哲学真正的本原。对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记载表明柏拉图哲学的本原是所谓的“一”和“不定的二”,二者分别代表着形式—质料、规范—无规范、理性—非理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原则。尽管柏拉图在书写著作里面没有明确地表述出他的二元本原学说,但是我们从他的未成文学说出发则可以揭示出柏拉图在后期对话录中隐晦表达出来的二元本原问题。

关键词:柏拉图 未成文学说 本原学说 二元论 图宾根学派

自从1959年图宾根青年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克雷默发表其开创性的著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德行”》^①以来,柏拉图的未成文的口传学说成为学术界所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并为柏拉图研究或者古希腊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路,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更丰富、更能令人信服的柏拉图诠释。关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存在与否,依据何在,意义如何等问题的争议,我本人在《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②一文中已有所表

先 刚,1973年生,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於北京大学哲学系。

① Hans-Joachim Krämer, *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 Heidelberg, 1959.

② 先 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于《哲学门》第五卷(2004年)第一册,第16—3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述和论证,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的目的乃是立足于图宾根柏拉图学派的既有成果,对柏拉图哲学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具体在这里是“本原”(archai, Prinzipien)问题——进行一些更细致的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我们是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他的书写下来的学说(即对话录里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力图从多个方面来论证和阐发柏拉图哲学的真义。

一、何谓“本原学说”?

“本原学说”顾名思义乃是关于“本原”或“根本原因”的学说。^③事实上哲学本身(不管是在希腊、中国还是印度)从一开始都是作为本原学说而诞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对于人来说,惊诧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思考的开端。”(《形而上学》,A 982b)而惊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在面对各种现象的时候不知道它们的“本原”或“原因”。在别处地方,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所有的人从天性上都是追求知识的,而所谓的知识(episteme)正是对于本原或原因的把握(《形而上学》,A 980a, 983a)。比如最开始人可能对日食的现象感到惊诧,但是当他找到日食的原因——月球在围绕地球运转过程中的某个时候恰好处于遮挡太阳的位置——也即获得关于日食的知识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诧。诚然,人们又会对“月球为什么要围绕地球运转”感到惊诧,这就要求去知道更进一步的原因。最终说来,尽管人类的知识构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体系,但对于各种“为什么”的追问最终会导向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最根本的本原或原因——这就进入到哲学的专属领域,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所有的人都把“最初的原因和本原”看做是智慧(即哲学)的对象(《形而上学》,A 981b)。

泰勒士第一个把“水”理解为这样的本原,此后哲学家们对本原提出了不

③ 在此我们提请读者注意,在古希腊哲学里面,“本原”(arche)、“原因”(aition)、“元素”(stoicheion)这几个概念都是作为同义词而被使用的,彼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基本上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诚然,从严格的哲学思维来说,正如叔本华(《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在极力区分“理由”(ratio, Grund)和“原因”(causa, Ursache)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这种混用是大有问题的。但古希腊哲学家尚未具备这样清醒的认识。在论述古希腊哲学的时候,为了行文的方便和清晰起见,我们尽可能地只是使用“本原”这个词,除非是引用的原文自身采用了“原因”或“元素”的说法。

同的、经常是针锋相对的理解,从“无定者”、“气”、“火”、“逻各斯”、“存在”、“数”到“原子”、“地风水火”、“努斯”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其主张的“本原”正是区分各个哲学家立场的最好的标签,因为说到很多具体问题,他们之间倒经常是一致的。苏格拉底虽然从自然转到伦理,但这个求“本原”的信念在他那里还是没有改变的(比如他要在众多具体个别的德行里寻找“德行”的统一性)。不管怎样,在所有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对于本原的理解无论有多大的分歧都不能掩盖他们在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上的一致性,即:

- (1)本原是万事万物之发生的根据;
- (2)本原是杂多现象背后的统一性;
- (3)本原是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永恒不变者;
- (4)本原无论从存在、认识或是价值等方面看都优先于现象。

本原学说并不止于古希腊哲学,而是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精神。只需简单举例,无论是柏罗丁的“太一”、中世纪和近代哲学家们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自我”、“绝对”、“精神”等等,都是这样的本原。正如莱布尼茨所言,本原思想(所谓的“充足理由律”)乃是人类理性认识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另一为“矛盾律”,见《单子论》第31—39节)。同样,康德也承认本原思想(即通过不断地“综合”或“统一”达到最根本的“无条件者”)是“理性独特的原理”(《纯粹理性批判》,A 307),是隐含在所有哲学家的基本原理中的一个“先验前提”(《纯粹理性批判》,A 651)。而德国古典哲学之作为哲学史迄今的最高峰,正在于她比所有之前和之后的哲学都更透彻和更全面地探究了本原的本质(wesen)和展现(darstellung)。

柏拉图深深地扎根于古希腊哲学的本原学说——或按更流行的说法:自然哲学——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正是他才拨乱反正,保存了古希腊乃至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不管是在柏拉图未成文的还是书写成文的学说里,我们都能找到许多与之前各位哲学家紧密联系的内容,这些内容表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来源是丰富多样的,而且柏拉图通过批判地改造和吸收把它们转变为他自己的学说。那么,当我们提出“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时候,这个学说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迄今的主流学界将会答复道:是“理念”(idea)或“理念学说”。不可否认,长久以来“理念学说”都被看做是柏拉图哲学的精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

成了柏拉图哲学的代名词。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理念”确实是柏拉图首创的新颖思想,它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抽象思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概念思维”);其次,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对于“理念”的解释使这个概念本身具备了一种几乎深不可测的理论内涵,从而反过来加强了“理念”在柏拉图哲学中所显现出来的力量,尽管很有可能柏拉图自己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深度;最后,“理念”在其他精神门类(特别是艺术和美学)里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使其确保了牢固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在柏罗丁哲学、文艺复兴思潮和叔本华哲学那里找到最好的例证)。

我们承认“理念”在思想史上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显著无疑的永恒魅力。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我们今天来重新理解“理念”在柏拉图哲学或本原学说中真正的地位,因为这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由于我们既已理解到本原学说乃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所以就必须严肃地追问:“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里真的扮演着“本原”的角色吗?

上面的追问让人回忆起与理念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事实:

首先,理念实际上只是柏拉图的少数几部对话录(主要是《斐多》、《会饮》、《理想国》和《斐德罗》)的重要议题。柏拉图在其中对于理念虽然有较多的阐述,但这些阐述既不充分更谈不上完善,而且不时披上神话故事的外衣,让人费解。

其次,理念在随后的对话录《巴门尼德斯》第一部分里遭到了严峻的质疑。出人意料的是,柏拉图并未给理念提出什么有力的辩护,倒仿佛是幸灾乐祸地站在“巴门尼德斯”的面具下对理念进行了犀利的攻击。关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的主旨和目的,学者之间有着旷日持久的争论。

再次,在柏拉图后期的对话录里,“理念”这个概念出现的几率大大降低。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表明柏拉图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修正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理念学说,并转向了“通种论”之类学说。但是,所谓的“种”(genos)和“理念”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④ 实际上像《智者》、《政治

^④ 《智者》里面所说的“种”实际上不过是“几个较大的理念”(254C),是“挑选出来的一些理念”(255D)。如后面将要讲到的,众多的理念之间有着种属关系的层次之分,所谓的“种”主要是一些位于概念金字塔高端的相对更为抽象的概念。

家》、《斐勒布》等对话录对于“智者”、“政治家”、“快乐”的本质的追问完全是以理念学说为前提的。但如果柏拉图愿意保留理念,那么他为什么从来不在“巴门尼德斯”的攻击之后给理念提出光明正大的有力辩护呢?

不管怎样,前面列出的几项疑难都已经表明,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里的崇高地位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认为,许多学者之所以在上面那些问题上左右为难,在于他们先入为主地承认了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里具有最高地位,然后对理念遭到的困难束手无策,更为柏拉图本人的“知难而避”感到颇为尴尬。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困难,又是因为人们固守于柏拉图书写下来的对话录,而不知道或没有理解柏拉图的未成文的口传学说。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提及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已经详尽表述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并不是柏拉图对话录的简单补遗,而是柏拉图特意在书写著作之外对自己哲学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些问题进行的口头讲授。这些口传学说大多没有直接出现在对话录之内,但它们赋予了对话录本身并不具备的系统性,并且是对话录里许多重要学说的基础和内核。因此,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价值和意义不但不逊色于他书写下来的对话录,而且在体系性和根本性等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通过柏拉图的学生对于柏拉图的未成文的口传学说的记载,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知道,柏拉图从来没有把理念看做自己的哲学的本原或者说最根本的基础,而是提出了另外的比理念更为根本的本原。但在转向考察这些本原之前,我们将继续停留在对话录,尝试着从柏拉图的对话录自身出发来揭示出理念学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表明柏拉图已经向我们暗示理念并不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者,尽管他把最后的答案保留给口头传授。

二、《斐多》和《理想国》中的理念

柏拉图的理念发现之旅被详细地记录在《斐多》这篇对话录的“第二次航行”(deuteros plous)里。引起这个话题的动机是前面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争论,各个交织的问题最终导致“苏格拉底”(即柏拉图)走向那个根本问题:“现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研究产生与消亡的原因……即事物为什么产

生,为什么消亡,为什么存在。”(95E—96A)^⑤可以看出,这正是以前的哲学家所探索的本原问题。然而前人关于本原的各种说法并不能令柏拉图满意,即便是阿那克萨戈拉这样的第一个将理性(*nous*)确立为最高本原,并因此将目的论引入到对于自然的把握的伟大哲学家,也还经常错误地将最高本原与许多具体的原因或必要条件混为一谈(98C,99D)。如今,柏拉图在第二次航行里却提出了一种“直接的、简单的、或许还有些朴素的方法”(100D),即他找到了概念(*eidos*)这个东西,借助于它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任何事物之所以如此如此,不是因为别的(绕着圈子的漫长的原因追溯),而是因为它分有了某个概念(理念):“每个单独的理念都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其他事物则因为分有了这些理念而获得相应的名称。”(102A—B)马之为马是分有了“马”的理念。此外,甲之所以比乙高十公分不是因为“十公分”,而是因为甲分有了(100C, 101D)“高”的理念,十比八多二也不是因为那个“二”,而是因为它分有了“多”的理念。

这部分内容为广大学者所熟悉,实无赘述的必要。令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这里的“第二次”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来说,这个词不仅有简单的次数上的意思,此外还意味着比最好稍差、第二好等等。之所以称不上“最佳”,按照柏拉图研究名家奥托·阿佩特在德文版《斐多》中的注释,乃是因为:“柏拉图在这里不是把他的理念学说看做任务的直接的和真正的解决,而是当做通向解决的一条间接道路。具体个别的理念对他来说不是最高的、真正创造性的本原,而只是一些范型(概念)。”^⑥这个说法可以说很有见地,遗憾的是阿佩特在陈旧思维模式的束缚下没有继续追问那“最高的、真正创造性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尽管这是一个显明的重大问题。图宾根柏拉图学派的雷亚利将阿佩特的这个问题接过来,但是他对于“第二次”这个词的评价恰好相反,认为它不是“次佳”的意思,而毋宁说意味着一种更高的层次上的东西,因为第一次航行代表的是过去的自然哲学的路线,

⑤ 本文引用的柏拉图依据两种德译本:Platon, *Sämtliche Dialoge*, übersetzt von Otto Apelt, Hamburg, 1988; und Platon, *Sämtliche Werke*, Griechisch und Deutsch, nach der Übersetzung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s herausgegeben von Karlheinz Hülsner, Frankfurt am Main, 1991. 必要时参照希腊原文。

⑥ Platon, *Phaidon*.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Otto Apelt. Leipzig, 1923. S. 148.

倚仗于感官和感性知觉，而第二次航行则完全是以理性和概念为桨帆的全新路线。^⑦ 在这里，柏拉图宣布了与感觉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决裂，促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伟大的开端。

其实撇开“次佳”或“更佳”的说法不论，阿佩特和雷亚利的观点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后者在问题的探索上要走得远得多。雷亚利的功绩在于，他从图宾根学派的新的柏拉图诠释范式出发，在柏拉图的理念发现之旅里更注意到了理念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本原学说的关系。在某个地方，柏拉图说道：“如果说还有必要为那个前提（理念学说）自身提供解释的话，那么你将以同样的方式给出解释，即通过建立一个更高的、在这些更高的前提里又算最好的前提，直到你找到这样一个满足所有方面的前提。”（101D—E）可以看出，柏拉图暗示在理念之上还有更高的乃至最根本的本原。那么，为什么理念不是最高的本原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本身作为统一性原则的理念（比如“马”的理念是所有具体个别的马的统一性原则），又重新陷入到了多样性的范畴中（存在着“马”、“牛”、“兔”、“动物”……等无穷多的理念）。可见，单是这就已经表明，“一”与“多”的问题是理念学说所不能解决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既然有许多理念，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对此，《斐多》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在书写著作允许的范围内）探讨，即讨论各个理念之间相互结合或者彼此排斥的可能性（103D—105D）。比如热、冷、火、雪，“雪”既不能与“热”也不能与“火”相结合，否则就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确切地说，“雪”不仅不能与“热”相容，而且不能与所有在“热”这个种概念下面的东西相容。同理，对于三个苹果来说，它们不仅分有了“三”的理念，还同时也分有了“奇数”的理念，而且甚至可以说还分有了“数”的理念，因为“三”是奇数，是数。另一方面，奇数的理念是与偶数的理念相互排斥的，所以偶数的理念不仅被“奇数”本身排斥，而且被“三”、“五”、“七”、“九”等所有的奇数排斥。总而言之，这个对立关系不仅仅限定在那个对立本身（奇与偶），而且延伸到所有分有了对立中的某方理念的东西上面。柏拉图的这些表述让我们意识到，理念不仅是多，而且处于不同的、合乎一定规范的层次。英国学者威廉·大卫·罗斯也注意到了这个

⑦ Giovanni Reale, *Zu einer neuen Interpretation Platons*. Paderborn, 2000. S. 135 ff.